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南澗甲乙稿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祝埜

謄録監生臣祝然

南澗甲乙稿卷十九

宋　韓元吉　撰

碑

東嶽廟碑

嶽之泜中國五惟岱宗位東其德在仁其職生養以應夫出乎震者三代命祀齊魯大邦得以望而致祭非其地也他諸侯雖禮備莫敢越焉自秦漢一四海無有遠

邇畢為郡縣凡山川不在其境禱祠之盛猶或舉之而
陰騭降監廟而徧天下者亦惟是東嶽為然宋興三葉
升中告成册以帝號由是冠服宮室率用王者之制蓋
古者以神事山川以鬼事宗廟其曰嶽瀆視公侯者特
其牲牢豆籩等用而已壇壝有地非必廟為也去古既
遠事神之儀悉務鬼享故雖山川而築宮肖像動與人
埒土木崇麗至擬于明堂太室無甚媿者將禮與時變
其致力于神當如是耶泉州故有東嶽廟附于開元觀

之側規制狹陋紹興二十一年郡人相與謀曰吾州在閩越東南負山瀕海自五季而後未嘗見兵火雖列聖臨御澤濊而德洽豈緊明神實陰相之具㫖以報宜廟之宇一新焉乃卜地于城東之山是土也溽而甚黄俗號黄山或曰皇者黄也而麓有大石高且百尺相地者言去此則可以廟矣民趨之剛鋤剗夷老稚奮力不日而坦焉平壤遂以為前殿基刓高培薄順其形勢以揾計之屋且百區山靈瀆鬼儼列異狀社公土毋拱挹後

先祈年有方司命有属魑壇中峙六廟外闢璇題丹碧跂翼煥爛使望而進者肅然僂懼如有執死生禍福之籍在左右遂為一邦神祠之冠經始于是年四月而休工于二十七年八月之望縻緡錢十有四萬閱歲而後成噫亦勤矣先是右朝請大夫張君汝錫首施錢五千緡以唱郡人施者既集而張君即世其子壻右朝奉大夫韓君習實始終之凡廟之位置高下與夫費用之出納工役之巨細皆韓君力也逮茲二十年海無飄風里

無鳴抱種稌露委疫癘不作而泉之俗利賈而業儒巒艘獠舶歲以時莅既富而安野有弦歌士皆詩書文雅是厲踵屬通顯民之幸神賜者不懈益虔于是請書其事于石因為作祀神之章俾聲于廟而碑焉其辭曰

神之徠兮自東驅列缺兮馭豐霳玉策照耀兮石礮穹崇巖巖在望兮粵與魯同若木出日兮丹崖火融嵯泉之陽兮既新我宮鈞天兮帝所百祇衛兮萬靈從坎鼓兮鏜鏜蔚磬白兮荔紅蠔羞于鐉兮蒹薦于壄山無毒

螯兮海無颶風蠻賨委路兮卉衣蒙茸蠱消厲息兮歲仍屢豐發德大兮靡有不通民趍于宮兮惟戒在中猗千萬歲兮神施亡窮

蘇文定公祠碑

歙之績溪縣西隅有亭曰翠眉不知其何人作也前則二小山對岀自亭而望嫵然如眉地勢平衍林木茂蔚元豐末蘇文定公為縣愛其幽清時往遊焉賦詩其上公去而邑人思之卽亭為祠中更黨籍禁錮之餘書毀

跡滅重為寇攘之厄井邑蕩然公之遺翰了無在者紹興中好事者飾縣廨一堂名以景蘇後令曹訓刻公在績溪所為詩三十六篇于石而摹公之像于亭歲月寖久棣字弗支淳熙十年公之曾孫祕閣修撰謌為江南東路轉運副使按行邑中來拜祠下出俸錢付縣吏曰修之勿以煩民也時奉議郎宣城虞儔方祇縣事愧而謝曰此令之職也昨為令者以頻歲捄荒故未能及儔至甫幾月爾固將及之其敢用公之私錢某適以行役

過縣僑道其所以且願得文以為之記其明年來曰祠成久矣闢亭為四楹得家廟本別繪公像于中前為軒楹以面兩山後為便舍以待遊者以公之愛其處規制仍舊不敢侈也夫公之名滿天下而文章誦于四夷功烈論議且載信史豈須記而後傳蓋績溪在江左巖邑也公之為令僅以半載而邑人至今乃不忘則其道德所加必有未施信而民信之者矣雖然公之對制策當仁祖朝已負敢言之氣而幾見黜于有司驅馳州縣不

得用于臺閣者踰二十年逮東坡先生以詩得罪公亦坐貶于筠起廢而來績溪則既五十矣自是始還曾不數年任言責司翰墨以翊政路而登門下省則向之忌嫉于公而蹭蹬不偶者未足為公嘆也昔公自蜀入京師縱觀山河之雄宮闕之壯上書韓太尉實自比司馬遷欲求天下之奇聞壯觀以激發其志氣顧以一縣之微一亭之小耳目所寓未厭而樂之何哉公嘗有言曰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為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

之其斯之謂歟兮虞君之政惓惓慕公而徇民之思以志于公所遊之地則績溪者殆公之桐鄉也故某撫民之謠以爲祀神之章俾歲時酹公而歌焉其詞曰

公之居兮岷峨西悵欒坡兮家具茨翠眉之山兮何足以娛公之來兮崑崙丘大江注兮九河流翠眉之水兮何足以遊嗟公視于天壤兮等于浮漚擾擾萬類兮是惟蜉蝣撫兹百里兮曾何異于九州剖析獄訟兮亦吾廟謀不爲此棄兮詎爲彼留金閨兮玉堂調神鼎兮輔

巖廊朝臨汝水兮暮棲海康榮枯貴賤兮公以爲常藐祠庭兮山之左杉千章兮竹萬个公之去來兮世莫可期慘雲車兮斯人是思

處州東巖梁氏祠堂碑銘

政和中四方無虞士大夫緣飾儒雅無有遠邇以歌詠太平爲事是時處州麗水縣梁君生四子矣皆舉進士馳聲學校間一日有善擊劒者過其門君獨留之命諸子習焉蓋鄉閭莫不非笑之君亦憮然太息曰是固匪

俗子所知天下將勤于兵吾懼子孫之不免也越數年盜起青溪覆郡縣二浙大擾而君不幸已死諸子嶷嶷有立謀率衆拒賊以成父志而第二子將者偉岸鬚須眉尚氣節乃挾守禦策干郡太守不能用當宣和之三年也臘賊之黨洪載果道松楊襲據郡城刦取大家財散以募衆又以妖術蠱郡民置圓鏡案上曰可以照人罪業即敺出肆屠戮麗水凡十鄉其七已悚聽載命惟梁氏所居曰懿德與其鄰宣慈應和二鄉猶恃其兄弟

不肯附賊而賊欲下取溫州聞梁氏之季曰惠者尤知書識戰鬬即遣僧道珍來曰能助我無憂富貴惠不聽乃拘惠妻之父李生而命李之子要説逾切惠叱去之載大怒因害李生而潛兵夜犯懿德道險阻至則黎明衆得遁匿廬舍悉被焚將兄弟謀曰賊勢張矣白其母盡傾其家貲募壯士得千人即所居七里而近有山曰東巖保焉東巖者四面斗絶緣崖為門上則泉壤甚沃草木可蔽隱有浮屠之舍曰定香自唐開元末士人避

袁晁之難嘗摟之乾符中和間羣盜繼作章承趣亦困守其上一鄉獲全俗謂之赤石摟承趣廟食焉故三鄉之民皆來歸推將為部領列保伍定賞罰凜凜若官府雖里中惡少年皆帖然莫敢為暴載數遣衆來攻將常指麾坐守而惠與伯仲齊驅出戰鄉民之健者王墳任祖輩鼓而從之閱三月亡慮二十戰我軍徂擊輒大勝斬首二千級而惠年最壯勇亦甚身被十數創屢潰圍而出賊終不能下至今鄉人過其地必手加額曰此梁

諸郎戰處也載聞有王師來欲逃于海而温已嚴守備

且畏義秉其後遂就降納賂于監軍童貫得美官會别

命守臣至始以東巖事上之爲貫所抑建炎初倪從慶

嘯亂于衢部使者請將兄弟俱行乃奏其前後功朝廷

命將文資而賞惠以武爵惠不肯就然鄉民用是德其

兄弟而州縣亦敬異之時四方兵興遇有盜賊擾及軍

旅事郡必召而咨焉將後爲興化軍莆田縣主簿以卒

而惠不復仕因大聚圖史萃儁秀以教其子弟紹興甲

戌歲及見其子安世登進士第里閭以為榮好事者嘗纂其事為東巖録且欲為梁氏父子立祠巖上久矣淳熙四年安世自大農丞出守綿州書來請曰東巖之績吾州户知之也向使先大父無先見之明則子弟安知習武事祖母顧吝其財則諸父無以募士先君子不力戰以成功則三鄉殆為魚肉童稚可覩文墨哉今五十年矣俾後世無傳安世則有罪故願得君之文以揭于定香祠下某嘗官于麗水多識其賢士大夫知其事為

不誣也葢古者能禦大菑捍大難在禮法得祀在史得書在功庸得銘今梁氏忠孝義烈見于父祖而子孫寖顯且大其家當書無疑然自韶州之中科第也其宗族與其鄉之士子莫不競于學往往踵預賓薦主簿之子季安亦首貢國子連三進士牓有登名者則梁氏隂徳可旣耶因為碑之而繼以銘梁君諱宗善字明世其長子曰先字信甫次字新之三曰錫字聖與季字民懐其母為潘姓皆預于祠者銘曰

天之蓋高險不可升地之險耶矗爲丘陵匪人當之險亦何恃劔門峨峨失則平地甌粤之山有石巉巖與天比崇奠于東南寇攘鴟張嘯凶我鄉孰爲隄防敵其井疆烈烈梁君智則先見時方尚文教子以戰子承義方昆令季强屹如金湯民用不傷長戟一呼其從如雲襁負而登蟻聚蜂屯既遏其攻折其犇衝畏我其乘不下于東三月之捷不世之利我耕爾桑食則以祭禄不報功天道罔忒有孫而賢貴富其聯繄德之積豈惟戰多

勒銘山巔其永不磨

連公墓碑

宣和五年故寶文閣學士連公諱南夫以祕書省校書郎假太常少卿賀女真來年正月會金使李靖來告太祖之喪朝廷遂除公接送伴改命為祭奠弔慰使公前以面對更京秩天子記其才氣可用而蔡攸方領樞密陰忌之大臣亦謂敵有喪可以虛聲動者欲稍變契丹舊儀合祭弔兩使為一且詔公吾所奉賞設金繒與借

糧米皆已副金人之需而西京應蔚奉聖歸化儒嬀等州逮令未交宜開諭交取以來公不敢辭至敵果以祭弔並聘為言公從容對曰告哀使僅留三日爾朝廷亟欲報命故因某送伴而遣殆有司失照例非有意也所議漫不答反以納張覺與燕山之民有所詰公慷慨復曰本朝兵將蓋多何至須一張覺燕民之來稍衆未盡見爾論辯不屈遂成禮而歸歸即為上言敵好不可保也朝廷所仰大將則郭藥師兵則常勝軍比年軍政

不修新邊無河山之阻而糧食未均薊州卒有羸餓河朔馬羣盡空無留良馬願選中國將帥以制藥師練中國士卒以制常勝軍因面奏劉延慶敗十萬衆皆童貫賞罰不明至其逋走且厚幣以易雲中而以捷奏乞斬貫延慶以謝天下然城池不堅器械不利敵有輕視中國心不一二年將不遺餘力而來矣徽宗皇帝聞公言大駭盡以所論付樞密院宣撫司而攸貫之徒皆切齒也始公道遷祕書郎既還遷起居舍人七年三月遂拜

中書舍人言者觀望大臣詆公為不職除右文殿修撰知慶源府公曰慶源在河北正宣撫所隷何可居榻登聞鼓論其事願易他所即改濠州淮南小郡也而言者志未逞復謂公謝表有譏訕降一秩是歲十二月敵果率衆逼京師欽宗皇帝講和赦下即論敵情十患願因諸道之兵未遣亟擊之靖康二年除待制徽猷閣公曰吾惟備一州矣繕治濠城鑿巨石五百步運甓塞淮流之貫城者增城為三丈立樓櫓竝城開稻田十里以爲

淨二聖北狩或言偽楚赦且至公密伺于境上曰有齎赦者當斬之已而宗室數十丐納官職以去公持之慟哭曰南夫宋臣且侍從也義當保茲壘況元帥康王在外必應天命諸君幸毋恐即遣人馳蠟書勸進建炎登極詔公再任公又論講和致禍之由開集議駐蹕即上疏祈幸關中且謂敵勢甚熾秋高馬肥必為渡河絕淮之計畫捍禦策為四十條復移書李綱郭三益宜用漢高捐關東以與黥布韓彭之策以燕雲致其地豪傑以

遼東致高麗以契丹故地致契丹遺族其論甚壯繼有
召命而敵已至揚州濠民懼無與守也挽公不得行明
年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江寧府未踰月大駕駐江寧即
府治為行宮公竭力營繕無一弗備又乞江北置三大
都督分總陜西兩河淮南諸路而自薦一二大臣為可
用語出驚衆即丐外祠命知桂州又改饒州金人已自
江浙破豫章臨川遊騎至饒境公料丁壯為肉守敵雖
不犯而羣盜蠭起有侯進萬餘來攻公大闢城扉以疑

之賊惶懼未知計公夜熾火聲鼓震天進遂驚潰而劉文舜大艑數十由南康而下公躬部民兵晝夜乘城矢石幾盡時御營統制王德號王夜义駐兵廬陵公飛書邀之衆畏其不來德得書泣曰我嘗繫建康獄連公為守待我厚當死報之以舟師不三日至文舜懼請降誅其渠魁五人而散其衆有王念經者以左道聚愚民至十餘萬公勸德追擊至貴溪斬首數萬級復為民者幾倍紹興改元張琪既破新安直抵城外公遣將敗之伏

尸四十里于是饒以塊然小壘而能卻金兵捍羣盜獨
立于江左饒人至今祠公不忘而公以疾得請臨安府
洞霄宮未幾起知信州始詔守臣具民間利病或邊防
五事公應詔論十一事且指赦令倚閣二稅為非曰安
有占田而不輸稅者軍旅調度顧可闕乎移泉州朝廷
下福建造舟以備海道遣使督促公曰舟用新木難遽
辦且濕惡易壞若以度牒錢買商船二百艘則省緡錢
二十萬矣從之時詔親征偹齊公慨然獻議引漢卜式

願盡死節馬伏波以馬革裹屍之意乞島從不報在泉
二年提舉江州太平觀嶺南水陸盜賊充斥劉宣自章
貢擾揭陽鄭廣周聰抄海道而曾袞據釜甑山者七年
其餘妄稱大王太尉鐵柱火星飛刀打天之號凡十八
火動數千人也即起公經略安撫廣東進寶文閣學士
兼措置虔閩盜賊公入境召大將韓京激厲使之且按
誅惠州孔目吏與曾袞表裏者合諸郡兵以次年平定
降者遣詣密院或分置軍中擒獲者戮于市脅從者還

其業嶺嶠遂清詔書獎諭遷官一等而公裁決明審滯訟悉空番禺之人立祠作碑以紀其績徽宗與寧德后凶問至公上疏曰事已如斯追救何及惟用兵可以雪恥宜乘軍民痛忿竭作北向也酈瓊既叛公又言豫賊得瓊正在疑貳願以劉光世為前驅討焉逮河南故地暫得公亦進封事以為殆天授我機不可失也正不可以得地小恩而忘二聖播遷大恥當乘其未備擊之復提舉太平觀蓋公自靖康深以和議為非至謂不知講

和為何策國家之難皆和議有以致執論不變及故地

雖失慈寧還歸宰相以成功自居指公為異論之人言

事者奉其意以公在廣日用講和霈恩放扗亢之子自

便為非由是落寶文閣學士紹興十三年正月二十六

日終于福州寓舍春秋五十有八嗚呼公蓋應處士之

曾孫也處士德安人諱舜賓歐陽文忠公表其墓所謂

孝友温仁以教其鄉者贈至金紫光禄大夫其第三子

諱肅公之祖也考則諱仲涉贈至通議大夫妣楊氏高

氏贈淑人公字鵬舉年二十四進士上舍釋褐授潁州司理參軍移鼎州教授省罷調澧陽尉丁内艱調襄邑主簿虔州教授未赴除辟廱正禮制局檢討補校御前文籍遂為校書郎徽宗一見奇之僅踰年擢之侍從氣正而言直艱難變故志在經綸其言曰易窮則變變則通今之禍變負變也而通之道寓焉故始獻議幸關中繼則議遷江陵且謂天子當留神武事以激昂將士乞倣講筵之制置侍射侍馭之官以待諸將選三等豪户

做六郡良家子以充禁衛乞先圖李成則盜賊可無患然朝廷既誅六賊凡除授有討論之目公則曰何示天下以不廣也惟當共籌所以報金人而已又謂可以用人死命無過爵賞而朝廷吝惜太甚請優立告變賞格而增重帥守之權皆不顧衆異州縣各闕官而悉罷權攝公則曰議者不過為朝廷惜請給之費宜聽其權而監司察其私嚴其繆舉同罪之罰則無廢事矣及舉行贓吏杖脊朝堂之令公自信州條具言曰選人七階之

俸不越十千也軍興物價倍百當先養其廉稍增其俸使足贍十口之家然後復行贓吏舊制朝廷是之增選人茶湯之給天下稱誦以為長者在濠遇淵聖受禪首乞下罷天寧節宴設及建康初對行宮即勸天子以漢高唐太宗之英武而行孝悌又曰宮闕少安矣當思二聖在沙漠而未安也于此朝羣臣則問以迎二聖之策于此見將士則問以回二聖之謀太上皇帝為之感動葢公于論思靡不盡而不為拘攣齷齪之論才略從横

僅見于誅鋤寇盜綏靖一方曾未得究其所施誠可哀
者其帥嶺南懼涉瘴癘自誓不受俸給以祈全家生還
及被賞進官力辭不肯受朝廷不從竟以回授其兄喆
夫而以俸給推與其兄妹及姪自廣而歸扶攜仕族之
不能歸者數家平生奏補先其孤幼輕財好施家無餘
貲紹興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葬于懐安縣稷下里崇
福山之原而未克有銘淳熙之十一年其子燮來告因
考訂其行事敘而碑之公官至中大夫贈左正奉大夫

娶王氏鄴臣之女贈淑人先公卒男三人𨪸朝奉郎權發遣邵州𣪺承奉郎監秀州華亭縣袁部鹽場瑩承奉郎女二人長以疾廢次適將仕郎劉遽𣪺瑩與次女皆前卒孫男二孫女九有奏議三十篇文集二十卷銘曰
文武之分肇豈自古治功則文戡定斯武嗟世誦說乃以為文侮至患生孰濟我民偉矣連公處士之孫以文決科勇且有仁公初奉使請誅邊臣不懼不驚天子聖明禍亂方興刻意武事矢謀于朝用則不旣禦戎鄜津

殄寇海濱笑談之閒有勞有勲政令恩威英明愷悌烝

嘗于民才則我忌以和爲功吾其可同成敗奚言第輸

我忠惟公之忠匪顧其利孰能昭之賷志没地懐安之

原稷下之山罔愧于先後具有傳

右朝請大夫知虔州贈通議大夫李公墓碑

紹興初天子駐蹕吳會議者請嚴海道之備侍從官有

言朝奉大夫主管武夷山冲佑觀李公嘗貳明州能言

海道利病其才可用于是詔添差通判明州兼沿海制

置司參議官即上備禦策以爲異時諸郡四封立塢壁設馬弃拘保甲文具也當募士豪率鄉社因民俗器械以地險爲計海道雖亘數千里其要害不過數處宜用舟師如通之東簽料角平江黄牛埰頭是也于是臺諫又言公之説信而不夸乞盡付之以責其效是歲天子下詔親征遂命措置防托海道總舟師駐許浦又戌于通州之崇明七年再其任秩滿防知南劍州庚申夏六月敵復渝平朝廷大講守備侍從臺諫各薦所知又以

公應詔被召至行闕太上皇帝問以海道事宜而故相張魏公為福建安撫大使招降海寇得多槳船五十三艘兵將二千五百人獻于朝乞付公節制而薦公尤力衆謂公且用也而時相忌不已出特不用之第復以公參議沿海制置司公請候事息即赴新任移駐京口撫馭招降之人與諸軍兵上下甚肅海道帖然事息矣莫有論其功者公曰吾知赴新任而已然南劍凋弊久汀虔多草寇為鄰公經理其賦入郡以不乏而寇以不敢

侵會朝廷遣五分弓弩手分戍江淮且命以其家行公曰閩俗安土重遷道里甚邈無舟車之利事未便奏論之乞依祖宗舊制三歲而更則猶可也時諸郡皆應命獨公州遷延未遣既而有旨罷之老稚驩呼連營在郡二年得官田數百斛給郡學養諸生以倍郡人繪像祠焉代還除知虔州兼管內安撫南安南雄兵甲司紹興十六年九月己酉卒于嘉禾之寓舍春秋六十有二賢士大夫之與公遊者公卿貴人嘗薦公為可用者莫不

悼恨嘆息不謂其止此也公嘗知杭之富陽縣政有惠愛未及代而遭其考少師公憂因卜縣之白昇山以葬縣民相率來助有出財者公悉謝之方臘之亂民為密護其丘壠得不犯至公之喪遂附于少師之右蓋其年十二月甲申也二子大卞今為朝散郎知澧州大正朝散郎潼州府路提點刑獄泣而言曰兄弟奉先人之澤粗有立矣而歲月寖遠先人之善未有誌述富陽之人願有以書于墓下予既與二子交又獲與公之二三壻

遊知其行與事用書之曰公諱文淵字深道按其譜潁州七世祖遯仕五代周為行軍司馬六世祖漢捷仕閩為王審知監察御史東平把截將即建之松溪縣家焉五世祖懐德襲父官為閩馬步軍都總管逮公之高曾猶儒業不得仕至考諱規始登元豐五年進士官中奉大夫夔州路提點刑獄贈其祖仲元朝散大夫而中奉累贈至少師矣妣吳氏贈魏國夫人公以少師恩入官主陜之湖城簿攝盧氏令中使過縣裁物價游手輩挾

勢侵商賈公為禁戢得無擾再為開封之東明簿方田均稅公當開封祥符中牟三邑多權貴豪族皆斂避莫敢奸號為平允調鄭州滎澤丞用薦者改通直郎遂為富陽時府中鬻爵下屬縣公力謝吾邑民貧不敢受邑民至今稱之知明之鄞縣權接伴高麗奉表使人宣和四年也出戍卒當給犒賞羣吏要之譁譟于庭皆愕眙不敢問公為馳入好諭之請寘吏于法郡以無事縣西有廣德湖延袤數十里溉田餘二千頃豪以為田給高

麗供備之費公得唐大和中復湖事跡及熙寧曾舍人鞏所為修湖記以請于朝丐以還民奏且下值靖康之難公亦丁內艱去主管南外宗室財用不赴添差通判明州紹興改元高麗遣奉表官崔惟清至以公舊嘗與其使接也又為引伴至行朝且命送之僅逾年以省員罷遂丐沖佑之祠在明三任前後閱十年積官至右朝請大夫公少習于文喜觀昌黎文公之作老猶成誦亦慕其為人其召對論事敷奏詳雅蓋首言褒寵節義修

政事然後可復境土且乞郡守以三年為任天子嘉之然勁直不肯附麗以取世資平時家居不妄言笑教子弟必以禮法性孝友與仲季同居雖罷官歸不私有其俸積少師澤不逮其季公則奏之而後其子撫嫠妹之子教以學而資其二女以嫁在延平有倅貳死官子留落無依公薄而厚賻之為買田業道出松溪上冢會親族贍卹其孤窮故其鄉黨尤稱之二子既通朝籍纔贈公通議大夫娶張氏中大夫右文殿修撰徽言之女繼

室以其娣皆封宜人贈碩人女四吏部侍郎方滋直祕閣張祁常州司法參軍胡知言通判紹興府沈雲應壻也孫男七初度叔度公度幼度侯度景度伯度孫女八曾孫男二女一公生雖不得盡其緼今四十年二子以才諝嶷嶷著見諸孫好學森立慶未艾也因為之銘以志于墓下其文曰

修之在身用之在人君子所以自貴也匪時不伸匪用不行君子貴乎有位也若夫位不既其才用不副其志

在我者亦奚愧也嗟哉李公時非不逢用而不終公卿侍從既不我知尼而不施子孫是宜富春之陽有封如堂善政喜言公其可忘

南澗甲乙稿卷十九

南澗甲乙稿卷二十

宋 韓元吉 撰

墓誌銘

武經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趙府君墓誌銘

魏悼王五世諸孫諱轔之字積中仕至武經郎以仲子南雄州恩贈右朝奉大夫既葬二十年矣南雄泣而請曰先君子之葬也公晰兄弟未有立也故逮今乃欲銘

于墓隧嗚呼某雖未識君而識其二子知君為賢宗室也以其子甚秀而文知君教之有道也以其子官而有能名知君之行事可法也君没未幾而子之仕者達幼者仕諸孫林立家道可觀知君所積者厚而不薄也是皆宜銘葢悼王之子諱德鈞贈保平郡王王子贈濮州團練使諱承裴濮州之子贈和州防禦使歷陽侯諱克周歷陽之子贈少師開府儀同三司榮國公諱叔何君榮國之子也以父任補三班奉職歷監磁州滏陽縣驛

者三年三門白波輦司催促綱運者四年皆盡力無乏

事國信使李彌大輦運使呂博問才而薦之監興仁府

南華縣市易務有提舉官按部據籍索抵當物未即見

其直且數十萬使者喜甚謂能摘伏也同事者噤慄不

敢語君則怡然曰物固在孰敢盜之已而果得使者改

容謝君以為有守紹興初調潭州兵馬都監易監信州

上饒縣包家山銀場授建昌軍兵馬都監遂請奉祠凡

主管成都府玉局觀者一江州太平觀台州崇道觀者

三而終身焉其在建昌也任不釐務每治藥以施病者
會軍且變戕人于市逢君愕曰是施藥濟人者耶相戒
毋敢犯君雖小官而德服強暴如此然君少處上庠不
克卒業常欲勵諸子稍酬其志及諸子就學問方流離
兵火間君課使讀書日夜不倦且厚禮俾擇師友遊公
嘶遂擢紹興十二年進士第公睟亦以取應得官在高
選君固恬不復進乃刻意黄老養生之書凡鍊形服氣
之説與夫丹砂變化之術悉窮其奥終日清談未嘗輒

及榮利而樂善好施疾病與之藥餌死亡賻之槥貧且不給者為經理其家故歷官四十年俸祿隨盡不治產業為後日計人謂君必享上壽紹興二十二年二月七日乃以小疾不起年纔六十有一也南雄方為處州錄事參軍遂以其年四月某甲子葬君處州青田縣鳴鶴鄉龍回山之原娶元氏武經俏之女先君二十九年卒男女四人公時公晰公晫公昭男也傳杲唐庾張廷詢鄭良輔壻也其後公時終武翼郎臨江軍兵馬監押至

乾道八年公晰以左朝奉郎權發遣南雄州而公瞕從義郎公聉秉義郎俱監潭州南嶽廟孫男七人孫女十二人矣益天將厚其報而昌其後也歟銘曰

趙公六十非遐齡鋭志教子登科名位卑德重人匪輕南雄款款興孝思表以封碣增光輝死者令德令有知

沈氏考妣墓誌銘

句吳之邑曰無錫衣冠萃居故多賢士有沈君端輔者字温卿一字相之其六世祖來自湖之德清縣世業儒

好義事至君尤謙厚長者澹然口不言人過與物無忤
博習羣書下至方技小說無不通也既科舉累不利益
不肯隨衆下筆作諂語以媚有司開門授徒以教其鄉
里由是搢紳大家爭延之君亦訓誘不倦閒賦詩自娛
多出奇語好吹洞簫善奕棊或弄翰為枯槎怪石率以
寓其意翩翩有隱君子風已而其凡以累舉得官其季
中太常第君則喜曰門戶有責矣又何求愈自放于詩
酒然其室吳姓薟同里人名文剛聰悟知書善區處其

家故君遊于外輒數月門內事悉不一煩君慮又好賓客具杯酌不問有無吳欣然承之至躬刀匕弗憚凡祭祀之常親族還往奴婢耕爨瑣細無之者生七子矣皆短折吳年四十有六夢力士抱嬰兒墜雲中曰錫汝子既而生子稍能言吳日置膝上授以方名六甲長則教以孝經論語間為說古今易曉故事授名千里纔十歲紹興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吳以疾終後二年六月十九日君亦不起君享年五十有九吳則又少于君四歲

君不嗜釋老而探于性理若自得屬纊無他語第撫其子曰好視吾筆硯也當乾道之壬辰千里乃登進士科與當世賢士大夫遊有聲稱吳與君相繼葬于縣北天授鄉後祁村久矣千里念其考妣欲有所誌而幼孤不能知其行與事則外咨乎交朋内叩諸傅姆僅聞其一二哀慕不能朝夕忘至淳熙之九年疏而泣曰不敢絲銖增損以不信于長者也願有以銘予㑹然謂之曰子言固信矣為表于墓道何如千里復曰表則彰于人銘

則慰諸幽今先君與母之善皆聞其大略于人者則人
葢有知之矣惟生不及養于家仕不及謝于堂千里之
恨亡窮焉可不慰諸幽乎而予之從妹為千里之繼室
既享且親以其子之立知其父母有以遺之也則其賢
為可知因叙而銘君二子長則千里也迪功郎邵州州
學教授次曰芑舉進士女適迪功郎無為軍巢縣主簿
張宗尹其次適進士曹俊德孫男今三人曰欽若炳若
一未名銘曰

士以成其身女則成其家德之令也未有成焉俱以待其子亶為命也揚其名顯其親謂之有後也雖不克見焉緜其施之厚沈氏之藏人莫不哀之而其後宜之悲夫

左朝請大夫致仕李公墓誌銘

宣城士大夫其為端重老成而直亮博洽者皆稱李公彥恢而在朝僅為御史臺主簿外則淮南京西兩道轉運判官年六十有七官左朝請大夫莫不以為未盡其

蘊也有孫蕙謹厚好學從吾兄子雲遊能裒其事與言而謁予曰祖父之葬未銘願得銘以傳永久予既熟公之譽且嘉蕙之有志以揚其先君此固何愛于銘因考而系之曰惟公冑出唐西平王晟是生憲憲生游自長安從宜春有咸用者為吉州推官避亂隱廬山著詩名當時號李再梅生昭逸為南康大庾令令生舍章登太平興國五年進士科官至太常少卿祥符中守宣後家焉生公曾祖師文任宣州涇縣主簿贈中散大夫娶陳

氏潁川郡太君中散生公祖孝先任朝散郎娶梅氏永年縣君朝散生公父磻任忻州助教廣州番禺縣主簿贈右朝議大夫娶石氏封太恭人彦倓公之字也諱宏政和五年進士授深州教授以便親易廬州舒城縣主簿盜劉五竊發公首捕其徒六郎者以跡問其巢穴導官軍剿獲之積受賞承直郎除父喪調饒州司士曹事廟堂見公姓名訝不我求改滄州教授道梗不得赴權宣州旌德縣守呂右相好問李參政光皆深知之呂公

且薦公有文武才大可用公在邑教土豪練民兵勒以部伍賊張遇不敢犯李公檄公率衆赴郡城以解劇寇之圍邑民相率詣州請于監司丐公為真以不應法罷覃恩改宣教郎教授明州學軍旅方興士業偷惰公榜于堂勸以忠孝而誘一二俊者俾習制舉通判建康府曾車駕巡幸繕修行宫有勞詔賜祕閣新法帖茶香甚寵決獄屬縣多所平反紹興八年用御史中丞常同薦入臺議論剛直無隱一坐盡傾因轉對乃言陛下不可

謂穹蒼悔禍而忘修德之戒不可謂炎夏樂推而懷自
聖之心願無忘在莒敦明恕于天下且謂大臣平用舍
之心則小臣無僥覬之望公道一舉私恩兩忘宜察其
情偽明示好惡上稱善而大臣方怙權用事見奏果不
樂公因丐外得知南安軍不赴乞主管台州崇道觀十
三年起漕淮南許民輸菽粟以代紬絹蠲上供一年增
糴常平米至三十萬斛用吳序賓之說通西南二漕財
賦以便餉給遂為定制廬州僧廣允以呪水愈疾聚衆

公曰此左道也邉城距宜爾杖而逐之有旨帥漕議團結禁旅以備紅巾盜公秘不發卒無恐代還天子嘉奬以為得人十九年漕京西治官吏之舍易苫以瓦定郵置程限為擺鋪曰襄陽距行都遠驛書不可滯也既而朝廷遣使按行諸路遞獨公所部以先辦聞刺舉務大體不察察郡倅故堂吏許其守喬大觀以謗訕被黜因求公奏倅公正色拒之或謂此人宰相耳目宜慮其禍公曰吾知盡職耳何可慮論者果以為言遂罷歸明年

復主管崇道觀二十四年六月十七日以疾終于家九
月壬戌葬于宣城縣長安鄉黄村公倜儻有氣節雅志
當世趙忠簡公再為相公見趙公從容論事切于治道
至言天下之患莫大于上下委靡兵將驕惰今强敵外
窺僭偽内侮未足多懼也秦太師與公布衣交以公論
用人為譏已猶重公復以為部使者至知郢州事入譖
事幾陷羅織然公廉介自守論者不能深文巾之當官
俸入非令所載一錢不受取公使酒飯必償其直平生

不治貲產父時有田二頃屋數十間悉推與二仲曰吾
仕斯有禄矣訓子弟以不欺為先婚嫁孤幼十餘晚年
雖貧聚族至數百指買妾問知士族亟嫁之里人陳姓
女流落外邑贖以還其家郊恩先與其弟故鄉里推敬
以為師法所為文號指劍集若干卷娶石氏朝奉大夫
振之女繼秦氏朝奉大夫綬之女子爲迪功郎淮西安
撫使准備差遣女適進士翁升之孫男熏也迪功郎隆
興府進賢縣丞導早世孫女二壻修職郎呂得中進士

石巖曾孫男女九故吏部侍郎陳天麟帝云太上皇帝
既更化諸賢彚集一日問向為漕臣李某安在知樞密
院湯思退對以物故僅數月也上慨然久之乃知公之
被簡記如此使未没其進用豈後他人鄉里至今哀之
銘曰
治道之興畧匪一士世用以濟逮其不然以私害公士
為不逢時之泰否士亦何病玆為有命我來寓宣舊聞
公名旣忠且清考其世系訪其行事足以垂世直道正

言當路忌之粤惟其私才爲小試外而不内則以有悔公雖逝矣簡于聖神猶公是詢敬亭峩峩宛水湯湯念公不忘

中奉大夫直敷文閣黄公墓誌銘

建寧衣冠氏族惟浦城之邑最盛卿相侍從蟬聯大家郡人類其子孫爲爵里記而黄姓其一也端拱二年有名震者起進士至諫議大夫世寢以顯多登儒科至公之大父諱實與眉山二蘇公爲文字交有聲當時出入

從班爲朝請大夫寶文閣待制定州路安撫使以没贈
龍圖閣直學士大中大夫龍圖之父諱好謙爲朝散郎
知潁州贈通議大夫龍圖之子諱子有任太廟齋郎者
即公之父也贈正奉大夫公諱任榮字擇之四歲而孤
母李夫人教之有法年十三則通羣書遇事輒解叔祖
金紫公寀俾治其守冢僧舍鉤校無遺喜曰是兒才可
見後必遠大矣以大父恩補假承務郎蔡安持知順昌
府公始爲太和縣主簿甚器之俾攝府椽平決咸盡理

既還邑有戍卒過縣凌奪市民譁甚令捕而欲治則併令詈辱令退縮不敢問公召而詰曰軍侵平民既犯法復詈吾長官奈何皆懼失色曰惟公命公徐曰吾不汝窮也宜避罪亟去取券米餽與之衆謂公少年有立移穎上尉太和鄉胥衰白金以賕公笑而斥之辟京西轉運司准備差遣金兵薄京師不克赴李陵帥臨安辟錄事參軍李光代季待公逾厚率諸司薦于朝而公前有捕盜賞既遷京秩猶用薦得監行在北倉秩滿知撫州

金谿縣時江西羣盜方擾他邑賊類澒洞莫知所為公集民兵外嚴守備而內理獄訟自若民幾不知有盜而盜亦不道公境邑人相與繪公像祠事之都轉運使趙子逌以其事聞詔審察都堂會戶部侍郎張澄又薦之除浙西路常平主管官改知廣德軍張叔獻為臨安屆公自助奏為安撫司幹辦公事改主管機宜文字遷提舉浙西常平茶鹽有倉官怙時相親慢不受約束且謬妄有請公輒沮卻之遽誣公鹽課不登即奉祠未幾起

知興國軍移知信州紹興二十六年就除江東轉運判官會江西轉運周綰避安撫使閭丘昕姻連詔公兩易公至而昕卒攝帥事者幾歲寬明有惠政改知衢州而永嘉郡兵鼓譟毆監官幾為亂提點刑獄撫之不能定命公往鎮治公疾驅至郡流其首者餘悉不問一郡肅然而聽決務合民情莫不畏愛會淮西謀帥加直祕閣知盧州溫之士民日數千人遮道不得行至挽公輿復于郡廨而後已公曰朝命安可辭也夜假小吏輿遁而

登舟衆覺而去遠易謂視履考祥而其旋有慶者非公

也耶其頃以信幕沐公知薦甚異子直向以銘為請義

不得辭銘曰

惟古循吏民不忍欺不赫厥稱去而見思公之為縣民

敬而祠逮其為州民挽留之惟公之政善不見外察而

不苛廉而不劌搓節四方再漕于畿天府戠戠而治其

師富貴在前曾不汲汲究其所施人莫我及上既眷公

用豈不盡垂用而歸世以為恨天之俾公則壽而臧厚

德淳名嗚呼此藏

左大中大夫充龍圖閣待制致仕贈左正奉大夫

呂公墓誌銘

隆興改元之次年前禮部侍郎呂公自徽州入對内殿言致治之要當以内為先收人心為急而朝廷當守一定之論不可屢變時天子新即位切于求治聞公言大稱善欲任以事公謝曰臣蚤衰且病矣理一郡猶不能其敢任事有詔除敷文閣待制提舉神佑觀兼侍講公

在講席凡可進諫必因經陳誼反覆論辨盡其說而後已會敵使再通禮有未定上問公和議成否公曰彼利吾幣何患不和但既和之後勿以為無事宜思患豫防之未幾已病乞外祠章五上而不受既不能朝矣上猶問大臣公果病耶是老成有學問者進龍圖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六年十一月七日終于家嗚呼公之論思大略可覩矣蓋國朝呂姓自丞相文靖公始大世有顯人公曾祖諱宗簡于文靖為凡弟仕至尚書刑

部員外郎贈金紫光禄大夫其配魯氏贈普寧郡太夫
人祖諱公雅仕至徽猷閣待制贈少師其配安氏贈鄧
國太夫人考諱希朴仕至承議郎贈右正議大夫其配
張氏贈碩人公諱廣問字仁甫自少雋拔能文年二十
即貢太學登宣和七年進士第授宣州士曹掾改司理
參軍治獄以情未始徇上官意調徽州婺源縣主簿權
邦彥安撫江東辟為幹辦公事權公拜樞密李光繼至
又辟公書寫機宜文字名試館職辭不就得宣州學教

授用薦者改宣教郎李公帥江西再辟主管機宜文字會其入參大政詔薦西北人材乃首以公應詔給事中劉一止輩交薦之宰相專且愎指以為黨公與薦者皆罷去李公自是南遷且興大獄得其私書有所善姓名悉中以事公屏居黃山之隅怡然若無意于世者以流寓恩監西京中嶽廟從吏部選知江州德安縣招輯流亡建學舍以教其子弟獄訟幾息邑人相與祠公于學添差通判筠州又通判處州及用事者死舊人稍稍復

用公始召為禮部員外郎而言者嘗有舊怨又詆公禮部侍郎周葵黨也復俱罷明年除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移浙西路入對言常平錢穀自軍興多用之以法嚴故不上聞今虛數未除恐緩急誤指揮上為遣使覈其實遷本路提點刑獄兼權湖州除直祕閣兩浙路轉運副使異時漕臣多媚悦上下媒進取公獨屹屹無依倚而人亦不敢干以私因奏事太上皇帝問所部人材悉以實對除右司員外郎假某官充接伴金國賀

生辰使時金人且畔盟使者入見無恭順禮公曰是求
釁端不足計顧增邊備待之既至盱眙敵有宣徽使銜
命越境來見者公曰此非常禮也見之而不拜其命時
以為得體遷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拜起居郎一
日上曰呂某練達不沽激也大臣皆未諭既至中書則
御批除公侍御史矣以宰相陳康伯有姻聯避不就遂
除權禮部侍郎凡內禪典禮前未有者多所訂正且密
議先建儲宮以示四方之信上踐阼疏十有二事以獻

其言深切皆留中不出薫同修國史請外除集英殿修撰知池州以病移嶶州歳饑損常平米價以賑民而任其所損之數時州郡多獻羡餘公不肯曰無以使上知民之貧也為人和易長者與物無忤而内實剛重不可犯每讀書見昔人行事有所感或為出涕遇憸佞狡險之徒至不忍視其面其受知李泰發嘗勸其明公道而察附已者周敦義與公平生交自貧賤至貴達未始一語相詭隨而世皆目以為黨屢躓不伸非明聖在上則

朋黨之禍將復起矣然公之任宰掾當軍書旁午與同列陰贊廟堂為多其為池州論沿江備守甚至然後知公之用有不盡者也少時家貧兄弟奉親至孝聚族數百指無間言賓客過之疏食菜羹講論道義終日不厭或見其市魚肉而客饌無有戲問之公蹙然曰吾親所以為養吾徒可享哉及貴有遠族乞附公服屬以就國子試公曰是豈特欺君非幼子毋誑之義也不可教後生益誠信不欺類如此臨終處其家事如平時手疏邉

防利害爲遺奏有曰遠斥導諛之言力行責實之政結人心以固本養民力以待時皆公雅志也享年七十有三官至左大中大夫爵太平縣開國伯食其邑七百户贈左正奉大夫娶王氏太府寺丞有之女封令人先十二年卒男三人得中修職郎監行在草料場庻中皆早世自中承務郎女適從事郎胡璉孫男女三尚幼公家自河東遷符離而世葬鄭州管城縣因公之南始家寧國府太平縣葬其夫人與其兄弟長壽鄉之古城山且

自為穴今遂窆焉是宜銘俾其後有考銘曰

世之誣賢以黨斥兮空而去之易為力兮其不可去聖不惑兮既去復還姧則熄兮不有君子其能國兮猗嗟呂公蘊厥德兮不玷不缺如圭璧兮致柔與和中則直兮人皆曰賢識不識兮誰其舉之抑又踣兮出入事君盡其職兮有言必信義不嘿兮以筮以決如龜筴兮俾以重任宜柱石兮視彼憸壬孰失得兮黄山之隅聚族百兮孝友中庸善斯積兮凡從弟從永此域兮

祕閣修撰鄭公墓誌銘

祕閣修撰鄭公既葬于衡山其孫景先來告曰大父之未有病也命景先買地衡州得衡山縣紫蓋鄉長興之原且歎曰昔吾考之壽不登七十今吾過七十者三焉吾鄉在襄邑生不可歸矣死可無地而葬以累汝耶于是為兆以遷其二夫人而虛其左以俟景先聞其言之悲而不忍言也大父以乾道七年七月二十日果棄諸孫而景先以九月甲申葬公其穴請為之銘嗚呼葢公

元祐大臣尚書右丞公之子也自黨籍之禍起子孫禁錮幾不容于時故公晚而得仕中興踰四十年元祐大臣子惟公在天子嘗謂其材諝風續稱其家也今又亡矣在法得銘按鄭氏世為拱州襄邑人右丞以寬厚忠信聞天下諱雍任資政殿學士以公之恩贈太師右丞之考諱有彰任駕部郎中以右丞公恩亦贈太師駕部之考諱元吉贈太傅公諱安恭字子禮以避后謚改恩恭四歲而孤未冠遊太學有聲稱黨禁稍開始得以右

丞遺澤授承務郎監淄州酒税務簽書武昌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通判道州權發遣容州改鬱林州再爲容州得主管台州崇道觀辟廣南西路經略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權發遣肇慶府就差德慶府再爲肇慶府知邵州兼沿邉溪洞都巡檢使除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改西路加直祕閣陞計度轉運副使移荆湖南路進祕閣修撰除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復提舉崇道觀積階至右中奉大夫爵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始公在武

昌佐其守禦寇有勞寇攻漢陽守檄公赴之被命即緣江至躬自縋城諭以禍福而解猺賊犯道營公出戰縛其酋會曹成兵大至郡僚皆遁獨登城呼軍士曰吾與爾守此敢去者斬衆謂賊不敵公即持牛酒直抵其營曰吾道州倅來勞軍飛矢雨注城上皆為公懼成見公無甲驚異公徐曰道為州數家聚也產賦不滿千緡何足辱諸君聞王師且來豈若束兵刃為社稷立功名哉成笑曰通判不疑我所教亦誠也願無犯城留一夕于

外明日果去而守令未還宣撫岳太尉軍驟集廩空無粟君名四郊父老曰大軍之來為爾輩卻賊也有粟宜以十三助我與其餉軍猶勝沒于賊也衆感泣得粟五百斛岳軍少之呼公至帳下左右示以淫刑具公不顧對曰郡無粟取于民也今民力亦竭矣請為民受法岳公遽起曰飛敢有此也軍無食且怨欲與君議其策耳公曰米稅未當輸誠得幕府榜俾先期輸且得其贏可足用也遂從之民知公且被罪凡輸米不復計其量迄

飛之平賀州無乏即以書謝曰當奏辱酬公官宣諭使
薛徽言薦為容州在容幾三年莫知公政之善者既移
鬱林容民遮道留公而鬱林之人相賀轉運司議置鹽
倉鬱林公指其非便議十上且請于朝得寢時諸郡守
獻羨餘部使者以為言公曰吾郡無餘也何所獻高雷
化三州流民來歸義廪不足公亟取常平米以賑有司
謂常平不當用也遂捐俸米以償再為容州盜賊屏息
龍圖閣直學士張宗元經略廣西謂公能弭盜辟置幕

下妖賊譚友諒作亂公招捕之既移肇慶轉運又以南
恩盜屬公因仲嚴保伍重賞以捕貫盟者瀕海之盜遂
清勸民植桑萬六千株在德慶三年遇大水當賑濟同
判者不肯公曰民無食即死是死于水等也吾專任之
再為肇慶認金坑額千兩丙無擾民肇境接溪峒一切
以寬為治嶺外銓擬素不平比至公則無間言其罷而
復起信宜縣茶寇竊發執邑尉屠令之子殺將高居弁
獲李宏朝廷遣鄂軍步騎千人來赴又失期公擲提點

刑獄會兵雷州水軍統領皇甫謹逗撓不進將斬以徇
同列叩頭乞賜自贖謹遂以勁兵敗賊俄李云三千人
犯容營建黄麾語僭甚公以騎兵夾攻遂獲云與其左
丞相而散其衆于農有詔拜直祕閣降賊中夜復變公
設伏以待斬其為首者七人遂定奏聞遷中奉大夫陞
副使帥憲臺皆闕公佩三印備禦郴賊李金甚至朝廷
用是易公湖南伴捕金且隨軍應辦錢糧金既平加祕
閣修撰踰年改提點刑獄凡囚之麗死者閲再四而後

決曰是不可復生矣為人端厚長者閒居無惰容與物無忤方臨淄歲饑民相食公持檄單騎遇暴客負而趨僕者自後至捄脫之將追刃其人公曰是于吾何冤規食遣死爾安用必其死耶故其數年鋤盜先以恩信格撫逮不從而後誅至治兵臨戎介然有不可犯之威以是知公非苟然者平生未嘗營產第以教子孫恤宗族為念所居號西湖作佚老堂以自適衡人舉尊重之初娶吳氏未踰年卒再娶梁公左丞燾之孫朝奉大夫頤

吉之女其卒先二十五年三娶陳丞相文惠公四世孫
朝奉郎賁之女其卒先十三年皆贈令人曾祖妣太夫
人王氏國于蔡祖妣太夫人郭氏國于慶妣李氏夫人
國于鄆王氏夫人國于周母宋氏追封令人子曰蓍終
右從事郎女二適右承議郎周彭迪功郎趙師忞孫男
景先也迪功郎横州司理參軍次景文將仕郎曾孫女
尚幼鄭之去襄邑也至是始家于衡故敘而銘之銘曰
元祐之政偉矣一時時之多賢而黨目之擯其生全俾

没于地錮其宗支俾弗得仕既清返衷踰四十年如木
有枏典型寓焉云誰獨存右轄之子温温而良克紹其
美恵及遠民外殿七州既去復還民渴其留帝曰嘉哉
賜爾簜節有威爾宣有衡爾析嗟時舉才弗競惟武寇
攘方張公則不懼翦其蟊牙革其梟吟外削其鋒内懷
其心曰湖之濱曰嶺之外窮靡𧑓天餞弗罷歳豈無吏
師公恵實多釋甲而田士不苛戈官參九卿位首中祕
有來明廷寧不我俟公知甚先佚老有堂紫蓋衡山遂

為公卿惟鄭之遷自洪襄邑伐石勒銘其庶可識

資政殿大學士左通議大夫致仕賀公墓誌銘

上即位之二年詔資政殿大學士賀公落致仕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上親御翰墨累數十語其略曰朕嗣服以來思得黃髮老成詢咨政要具為朕幡然而起勿以髦疾為辭公捧詔泣而言曰陛下龍飛臣以得謝在田里無繇一望清光今恩意若此年將八十其敢矯情飾詞尚以虛文末禮為解因不復具免東擔就道第辭所授

職願一見而歸既入見所陳治道之要甚切時和戰未定上問公策將安出公曰臣向非主和者也自符離之役器械刓敝而軍氣尚索願少需之姑聽其和而戰未可終日忘爾上稱善即日拜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公譽望益高謂且相也僅數月當路有忌公者議奉不合會慶節佛寺開啓公拜而偶躓因待罪上雖優詔開諭繼而請曰臣老甚願賜骸骨懇懇再四天子重違公意乃復以資政殿大學士致仕還台州乾道四年三月

二十九日薨于家享年七十有九訃聞天子震悼輟視朝贈左光祿大夫其年五月乙酉葬于天台縣太平鄉善嶼山之原公所自營也淳熙八年其孫敦仁來曰大父之薨與葬也敦仁兄弟幼未有知嘗聞治命將以銘誌屬君逮今始克請幸加惠其死生嗚呼某頃少年荷公鑒裁辱薦于朝熟聞公之行事今公益不可見矣其可見而傳者敢不次而銘之按賀姓本慶氏冑出于姜春秋齊有其族至東漢純仕侍中厥後避孝德諱而更

焉著于會稽當三國吳齊以武功顯晉則循唐則知章賢譽具著逮公之七世祖從僖宗幸蜀爲眉州防禦推官卒葬其地遂爲眉之青神人移籍滎州汝陽曾祖諱息機皇任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太子太師配楊氏贈文安郡侯氏贈同安郡皆夫人祖諱𢢔辰皇任朝議大夫贈太傅配王氏吳氏皆贈秦國夫人考諱現皇任承議郎贈太師配王氏贈楚國夫人公諱允中字子忱登政和五年進士第積官至左通議大夫爵會稽郡開國公

食邑二千户實封二百户其歷官則任潁昌府學教授辟雍録遷正及博士國子監宗正寺丞入祕書省為校書著作郎假太常少卿使金國賀正旦公自少穎悟不羣慷慨有大志嘗遇異人授以兵書曰此吾昔授滕甫者也讀之非世所傳遂默以經綸自負時金人始通衆皆憚行公被選笑曰是可覘之也道遠且險館餼或不時敵之伴者率麤暴鮮禮公嘻笑待之而惟刺其下情且問契丹遺民果得其實謂爕師不可保宣撫必不能

任事歸曰敵之諸帥盜賊數也可不慮乎所親執政謂
公後生毋妄言賜服五品遷司門員外郎浩然請退休
靖康改元選戶部不復拜命遂以某官致仕禍亂既作
張邦昌亦鄉族壻公獨不被其汙衆始服公先見建炎
初羅內艱上書薦布衣王大智知兵可用而朝廷併召
公公曰士大夫惟不知兵故無以禦國之難某之居喪
薦士非自媒進也可傷名教害風俗乎即繳所被省劄
不受而被寇轉徙湖湘間劇賊馬有迫潭州守向子諲

患無備思以利害説之公為見有曰宋祚更興足下風貌勇略正宜立功名者何自棄於此自古盜賊有壽終者乎有不覺心動改容謝曰郎中將以教有耶公為留數夕有卒不犯城而公既飄泊因自放於山水至天台愛其幽深得地萬年山間結茅種蔬若無意當世者而范丞相宗尹以抱膝名其庵地故無泉公黙禱于山得泉舍下自名曰應心泉時已落致仕久矣紹興八年始得用為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司參議官九年入為倉部

郎轉吏部請外除福建路轉運副使平鹽貨謹黜陟號為稱職而宰相謂公不肯下已凡主管崇道觀者閱六十月又命公為福建安撫使參議官以抑之公嘗持節本道而回翔入幕府處之怡然入用是莫涯其量復為崇道觀太上既更政化始起公太常少卿除禮部侍郎實錄院修撰接伴金國賀正人使兼侍講俄拜給事中皇后殿奏補非親屬吳國大長公主女夫轉行兩官且陞事任勲臣三子授待制集英殿修撰皆塗歸無所顧

避宰相乞其便私差遣有旨改合入官者二人仍與内外窠闕公奏曰寒士改官視為再第内則堂庫外則屬官俾宰相子則主司孰敢令之昔司馬康以光之子扶侍改服色光猶力辭今陛下既新萬務宰相當忘其私臣甚為沈該惜也不然檜熺覆轍可不杜其漸哉上覽奏稱歎謂非公不能及自餘如三衙剌兵改易軍分牧馬營地占奪民田大將回授其子而轉閤職中貴人遷秩不應法或免試補官特差之類繳論不一於是執政

者相與懷愧而權貴亦仄目睨公矣然太上特知公深
眷之厚凡中外奏對論事者多付公看詳以聞一日對
論君子小人事君之異公曰君子志在尊君則不能無
忤小人志在悅君故第為詭隨此不可不辨也太上稱
美久之因言聞陛下欲闢御苑以近某人園果乎太上
曰誰為此言公曰臣旣有聞不得不奏也太上曰卿言
甚忠繼有所聞宜悉以奏公知之無不言類若此或共
奏輒焚其藁遷吏部尚書兼修國史進侍讀時增修六

部公論於朝賚緡錢三十萬且役殿司軍妨其閲武不必為也不從再乞致仕不允公善書筆法遒美太上嘗以所臨王羲之四帖為賜且批紙尾曰卿留心翰墨深得八法之妙勿以不工為笑也張循王神道碑成詔公書之公因講筵三留身曰臣益論張俊諸子除次對論譔不當矣今君命寵其父不敢辭若其家有所謂潤筆不敢受也既張氏果致金綵甚厚有旨受之公卒辭焉拜參知致事恭顯仁皇太后遺留物使金國至汴京敵

就館賜宴大合樂且用常例賜花時敵人已驕倨有背盟意用吾畔將孔彥周押宴公謝曰使人之來致太母遺物也國有大喪樂何忍聞況戴花乎語酬復數四其大使怒至露刃脅公公曰王人毋暴慢也事固有體强弱豈有常哉端笏不動自副使而下皆屏息驚懼其使語益不遜謂將殺汝公徐曰爾輩殺人外得何能吾年餘七十矣當守節而死聲色俱厲其使為郤立彥周從旁觧曰兩國通和久參政勿動心也揖公坐令左右撤

花侍側曰不須戴也敵之甲士相顧竊語二十年無此使矣行次邢州迓者輒車騎疾馳甚遽凡百餘里道傍居民乃言太行有仕契丹者欲取賀相公為都統也至敵廷掖門有閤者坐不起其一肘之曰是使者忠勇可為之起也微偵之葢李氏之子然後知公名已傳敵中先是奉使者畏敵人欲留北人例詭以為貫江淛公待班容省果問公鄉里年甲皆以實對莫不歎異遂成禮而歸歸即言敵勢必大侵宜亟為之備太上疑未决而

同列謂公之往應故事爾不宜生事端先自紛擾公歎曰吾謀不可用也即引年丐致仕章三上且面奏以母夫人藁葬漢陽欲移厝天台非親行不可者太上惻然允公請錫金卣金盝二茶藥甚厚御書二大字以寵之特許朝辭上殿宰執置酒江亭朝士賦詩祖帳之盛中興以來未之有公既得謝即走漢陽遷楚國太夫人之喪葬天台前平山買宅郡城即城外野水營别墅號小鑑湖築亭于抱膝庵之側號杉亭為記以叙其意上在

潛宮雅聞公名注想以待僅決大計而歸葢公益老矣甞與士大夫論之公之清介放曠棲神養志初若李長源其隱卧高蹈而有志天下中若謝安石及剛正不屈引去自全又若孔君嚴其出處始終真盛德哉有文集奏議共若干卷秦太師檜與公同年第進士同在學省三館且齊庚甲契亦甚厚而公素善趙丞相鼎李參政光故秦用是沮公特甚反謂公趣向有異而公亦竟毅然不顧殆將終老山林晚遇二聖致位通顯得非天耶

雅有知人之鑒所薦至輔相侍從者十數次亦名聞當世每歎曰吾老無能為薦賢所以報國也性孝友遇奏蔭先與其弟姪而後其子孫贍養宗族孤幼婚嫁之甚衆寡交遊所取嚴甚至其愛厚或千里命駕有昔賢之風和政郡夫人鄧氏京東提舉鹽香洵彥之女先公之二十七年薨至是合祔焉男昶右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先公二年卒女嫁右朝請大夫直祕閣朱商卿先公十餘年卒孫男三人敦仁今為通直郎主管台州崇

道觀敦義承務郎敦禮承務郎新監淮西江東總領所太平惠民局孫女三進士林憲謝宗經韓檜壻也曾孫四人光登仕郎詵朏充皆將仕郎公平生踈財貨未嘗治產業在二府得給使嘗積而不用將費諸孫甚弱招郡太守俾視其篋并賜金面析之下逮僕妾之信厚者了然不亂蓋於死生如此銘曰

伊昔子文仕嘗三已見稱聖門繇不愠喜公之在朝三掛其冠老則故常壯也實難惟公存心豈尚富貴有位

則行以道進退公之末老志在經綸及其既老志則初
伸軒賦醜類抗詞靡懼在我能全矢死勿顧公在東臺
正色凜然敕書屢塗以畫我言公在二府整剛立矩思
會衆材以齊百度孫吳之畧有蘊自裒抱膝巖棲不為
不逢既逢而歸迄未悉施左琴右書樂我鏡湖熙運天
飛黄髪是咨公不俟駕竭蹶而馳粤執事樞行付天柄
成謀甫決公亦告病我評於公清節令名鄴侯謝傅及
孔左丞惟天降才功豈易就八十之年徒俾我壽赤城

之山上應三台自公我開式憲後來

右通直郎知袁州萬載縣杜君墓誌銘

宋朝衣冠姓系惟杜氏譜録最遠自漢建平侯延年晉當陽侯預至唐京兆族望皆有其傳而元和宰相宣獻公之子有名勝者嘗為揚州租庸使遂貫于陽之永正今儀真郡也三世仕南唐徙家建業是生禮部尚書鎬以文學受知太宗真宗又再世是生天章閣待制杞以才略事仁宗任方面皆號名臣天章之子照仕不及顯

以其子大夫恩贈右正奉大夫而大夫公諱圯仕至右朝請大夫歴福建江西路提舉常平生二子君其次也君少習禮義而天資孝友矻矻就學問為人忠信不欺居官以廉稱遇事介然有立使更乙品秩得宰兩縣年甫六十以没嗚呼其可悲夫始予寓閩中與君父子遊最厚且久于君契誼實弟兄雖家人婦女猶姻戚也君之凡錫既早世而大夫公繼以壽終今又哭君之喪而君之子頫乃欲予文以誌君墓其何敢辭君諱鐸字文

振以父任起家右修職郎提點坑冶鑄錢司檢踏官福建安撫司準備差遣丁大夫公憂服除為湖廣總領司屬得監潭州南嶽廟改右宣教郎知泉州永春縣再為袁州萬載縣未及任也君才力實有餘而退抑不自見其在鑄錢司被檄走諸郡不擾而辦詒使者始稱其能在總領司會移軍分駐九江君且受代疾馳曰軍至惟當得食爾他非急也為之日夜經畫而餉餽悉集營壘以次亦就衆始服君識先後之宜者閫帥幕府僚吏二

十許人多輕銳喜進君獨恬靜自守故參知政事賀公允中工部侍郎王弗參議其軍事皆器重君與之善遂為永春刮弊剔蠧政方有條而君多病蚤衰告滿以去既調萬載歸治其家矣乾道六年十月二十五日疾遂作一夕不起葢大夫公嘗從書郎武軍判官廳公事因家焉君事大夫公孝以盡禮而瀕之事君如君之事大夫公者然大夫公之疾革君適在官號泣就道既大斂而始知而君之喪也瀕之至亦然里人莫不哀之遂以

七年八月戊申瘞君香林之原始大夫公自儀真遷正
奉及夫人之柩于邵武大夫公亦祔之至今三世矣娶
黄氏左通奉大夫中美之女男二人頫右廸功郎南劒
州尤溪縣主簿沔尚幼孫男女皆二人大夫公以詩名
當世君亦得其句法與他文類之得若干卷藏於家銘
曰
三代之懿以世象賢委則有原斯久其傳惟唐杜氏代
有令糸事業文章益顯于唐詩甫論牧如晦黄裳其在

本朝太真仁宗祖孫服儒有烈有功我求典型慨今五世善其莫耶歘郤未試玉潔冰清志則大行豈不我思定交平生樵水道山世亦有誄過車弗馳銘以弗愧

故中散大夫致仕蘇公墓誌銘

蘇姓在本朝凡三望族其系出梓州者則太簡舉進士為天下第一被遇太宗入翰苑參大政出眉山者明允以布衣顯名而文忠兄弟同時登制舉典內外制長春官輔門下省惟同安之蘇盛於中間翰林公以賢良方

正受知昭陵出入侍從而丞相亦冠多士於南省歷事五朝為時宗臣是相哲宗具有勞烈三家子孫各紹其閥文獻典型相與上下可謂盛哉公益丞相諸孫而翰林曾孫也翰林諱紳丞相諱頌皆贈太師公於魏國有傳在國史從舉鎮江之丹徒其第五子諱京者公之考也終朝請郎贈至金紫光祿大夫與其兄景謨學識行誼俱稱于時鄒志完游定夫崔德符輩益其交友故門下侍郎諱南陽公尤知之而仕不獲顯其贈安康郡太

夫人歐陽氏者公之妣也實文忠公之孫女公諱師德字仁仲少穎悟手貌秀整丞相甚愛撫之以為類我飲食必置左右未始以去膝下既知學問而明敏彊記其得于父祖聞于外家習于遊朋皆過人遠甚崇寧四年始以丞相繪像景靈宮恩補假承務郎初調和州歷陽縣主簿監秀州華亭縣市舶務丁内艱服除吕尚書安老撫江東辟淮備差使改右宣教郎監都進奏院充樞密院計議官請外得廣德軍以言者罷主觀台州崇道

覲者再久之通判平江府公之為計議也與端明殿學士胡邦衡為僚邦衡上書論和議詆執政為可斬公謂之宜婉也後邦衡謫嶺外用事者罪公嘗預其槀而不以言遂罷廣德矣至是王晌守平江議多不侔而晌移建康公適攝府事有小人之甚者干公以私而不得逞會公友壻常中丞子正沒於鄰邑遂相與譖公會與郡守周三畏持官錢二千緡致賻且父子共為祭文有指執政語實皆無也併以邦衡之事為證奏丞相大怒詠

御史劾奏公遂削籍投汀州且下部使者究其事逮繫甚衆勢焰熏灼榜掠皆誣服公之子玭亦停官益人人知其冤在汀六年踐路不敢喘息而公買地種竹蒔茅茨其間父子相對讀書將終身焉繼徙徽州怨者亦死太上皇帝更庶政凡流竄非其罪悉俾自便公父子始得生還仍復故官方上朝謁太上見姓名識之曰是無故遠竄者耶衆謂公且進拔而政路又有不能知公者止除通判建康府然盡還罷籍年月凡一歲四遷其位

恬不見喜慍居官暇日則與佳賓客走郊野訪尋六朝舊跡萃集為圖以正昔人傳述謬誤閱再歲始得提舉荆湖南路常平茶鹽全州軍士嘯亂部使者多論守將失撫馭公曰守固有罪矣軍士可不懲乎乃手書數十移督視府乃廟堂卒用公策遣裨將市馬道清湘捕首惡誅之一路以寧代還復主崇道觀吏部尚書汪聖錫輩薦公宰輔謂老成恬退可用有詔赴行在而公以耄疾力辭丐閒朝廷特許以再任始築室會稽城西鏡湖

之上賦詩見志超然有晉士之風乾道八年歎曰吾不復茍禄矣即以右奉直大夫致其仕時已賜服三品爵為丹徒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玭通朝籍以郊祀恩進封朝議大夫淳熙二年以慶壽恩遷中散大夫四年八月幾日將啓手足與醫者語相酢酬晏然而逝享年八十其年十二月壬申葬于會稽縣五雲鄉陶山之原初娶歐陽氏朝請大夫恕之女公之舅子也再娶方氏朝請郎元修女先公二年卒男三人長玭也今為承議郎

新通判明州璉早世瑑某官女四人長適朝請大夫直顯謨閣呂正巳次適廸功郎舒康老次適某官某人孫男七人渭廸功郎常州晉陵縣主簿溙將仕郎溫汭河漉湜尚幼孫女二人長適進士徐邦傑次在室公為人溫厚樂易介然有守篤于信行少事母孝遭兇亂與凡親負其輿而奔呂安老之引公自助也待公甚異至相約同歸田里安老不幸歿於事公遂以女歸其子為小官盡職不苟華亭增鹽課至百萬餘斤在邸院值疆場

多事書奏旁午詔命不可稽率未有條公以法律定為程度至今用焉持節湖湘大抵抑豪强惠貧弱民至越境送之戀戀不忍去其為詩文甚工韓子蒼汪彦章皆稱以為不下古人有文集三十卷藏于家聞見殫洽議論有據依自其家傳士大夫多從之質問故實及將名歸議者謂宜優閒文史之選非必勞其筋力之務已也而竟不少見嗚呼可勝惜哉始吾友蘇季真欲誌公墓而自以病弱不能致思屢以屬予未之諾也今季真亦

下世而公之二子又以為請追念李真之言與夫家世之契而頃歲尚及與公周旋悉其始終抑又何辭銘曰世之大患君子信讒譬彼燒城孰救其炎嗟譖人者豺虎弗食擠之下石亦盡其力隧而不殞是為有天人諒其冤天與其賢顯顯魏公天下中庸疇克似之以亢其宗魏公不亡有令孫子一罹于讒不起于仕既詘而信茲病以老上聖憫焉其用不蚤文而蔚然行而粹然黃髮之詢奚又舍旃稽山之陰銘以詔世植此百年善其

後齋

右朝奉大夫致仕曽公墓誌銘

乾道九年二月甲申右朝奉大夫曾公葬於池州貴池縣崇賢鄉長樂山之原問其享年則八十有四也問其子若孫則二子嘗為郡守縣令年皆過五十蒲伏哀號在道有孫俱出仕孫又有子矣遠近來觀相與歎息曰斯非積善植德之報歟是何壽考之隆而子孫之滋也始公之子種得郡于龍城奉公以就養人見公褒衣長

身視聽不衰而奕棋飲酒超然有自得之樂葢莫不榮之今其亡也子孫盈前家道日昌考其平生無一可憾又莫不哀之古之所謂高朗令終者哉其二子來請銘因叙之曰惟曾氏出于有夏自莒遷魯為魯著姓漢都鄉侯樂四世孫據避新室之難徙江淮間唐末家于泉之晉江國朝有諱摶仕至殿中丞者公高祖也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魏國公諱會以文學取高第仕至刑部郎中集賢殿修撰者公曾祖也累贈太師中書令

兼尚書令楚國公諱公望仕至虞部郎中者公祖也累
贈金紫光禄大夫考諱孝藴以才業事徽宗為江淮發
運使入户部為侍郎終龍圖閣學士累贈少師曾祖妣
吴氏黄氏贈太夫人于吴楚二國祖妣朱氏戴氏贈夫
人于廣陵普寧二郡妣謝氏贈夫人于秦國母王氏贈
太宜人公諱浩字德充少以父恩補承務郎調成德軍
倉草場持太宜人心喪再調池州永豐監丁秦國憂方
侍疾不解衣頮面者踰月及居喪水漿不入口者十日

少師公撫之曰爾能若此其知忠以事君矣服除兩授官既以省罷凡十年乃歎曰人子事親職也今事親日少矣安能捨所事以從外物遂不忍去少師公左右居久之制置司辟爲蘇州司録事少師除帥杭州即以親嫌丐罷朝廷命爲兩浙提舉鹽香司幹當公事未踰月少師公薨時四方俶擾公扶柩居池州葬於黄龍磯下因遁跡九華山無復宦遊意劉洪道守池辟公青陽縣丞公以有田在焉爲請宣諭使過邑民遮道詣使者留

公公不顧竟去張丞相開都督府范滁知岳州以丞相意辟公岳陽軍節度判官滁怒其酒官訟公文致其罪公輒直之嘗俾公出按屬縣令誠曰毋徇顏情也已乃無一事可治吏輩怨甚公正色曰令有罪庇之是顏情令也無罪入之是顏情守也二者俱不可滁不能奪人皆服公長者又嘗遣公白事督撫丞相問滔復歸業人公具以告丞相愕曰君非岳陽辟客乎所言與郡文書弗合何也公曰郡之言文也其之言實也敢便文而掩

實丞相異之曰君忠信人也宜留此别任事公又謝曰
為人將事而不報何為忠託名而留何為信丞相不能
强也滕既去後太守至欲大新郡治公力諫之守怒命
公無得預公曰吾寧得罪太守無得罪百姓既而部使
者以是劾守擾民削秩罷郡而相率薦公以循吏万俟
丞相時任提點刑獄故其為中執法也又薦公可用荆
南帥欲揞羨餘檄公走諸郡且云事已當辟為辰州公
按籍無他取曰吾其可以利誘乎居岳四年始授饒州

樂平縣丞以太母霈恩賜五品服知宣州涇縣女魔州號三娘兵者帥府既招而戮之矣守挾勢諭縣欲掠為已功公第以實報守恚甚委同判按視而守用是進職因任公曰吾將及矣遂引疾去知建康府江寧縣時相鄉閭也相家歲有逋賦公督之無所憚秦少保告歸謁墓所過振動州縣以應辦為竒貲而墓在邑下掌留鑰者謂公甚費毋惜公計之當錢五十萬無一合支者僚吏爭進曰常平係省錢皆可貸爾公曰常平係省官錢

也以官錢媚人吾首可斷此不可為然吾不欲異他邑即倒篋中得白金二百星付之少保聞亦戒其下曰江寧老令廉有餘勿擾之也通判鄂州遇登極赦守未交印公實攝郡當以一子進表受賞而守既視事亟遣其子行或勸公自列公笑曰子弟得官有命其可以訟受服凡經歲禮部驗其月日報公而後從之覃恩賜服三品主管台州崇道觀隨其子官廣右再請祠祿遂致王事還次鄂州以小疾而逝乾道七年八月二十二日也

公幼冲淡簡靜寡言笑學欲窮理盡性不切切于利禄方大觀政和間權門盛闢或勸其進取者公叱曰大丈夫當守正以厲俗何至泛泛若隨風萍哉葢少年自立如此性嫉惡不喜傾邪側媚事聞人語及若負芒刺故其仕也能抗上官拒貴要進退視禮義不為身謀然亦以是不得顯用于世而臨兩邑通守一郡皆有惠政其喪之在鄂也鄂人相率奠哭有涕下不止者其去官十餘年矣始楚公仲子宣靖公以盛德相仁宗勲在廟社

族緒既廣至少師治家尤號有法離亂來故家典刑殆
盡後生輩日入澆薄公獨守其法嚴甚聚族數百指飲
食起居悉有故常內外之言無敢出入肅如也嘗曰田
園可廢家法不可廢日用可無家法不可無也嗚呼使
公得用于世以其治家者推之效亦可知矣娶王氏先
四十年卒繼室應氏先二十年卒公之葬也開壙得古
鼎鄉人異焉二子種右朝散大夫前知柳州軍州事次
耒右廸功郎前昭州平樂縣令三女長適進士章覽次

適右通直郎知徳安府安陸縣張造孫男三蒙右從事郎寧國府宣城縣主簿常右廸功郎潯州平南縣主簿晏將仕郎曽孫男一縮女二臨終告其子曰吾嘗為恢復要畧五十言未上也他日可陳為我陳之其子類其所為文得十卷藏于家銘曰

古者世禄得人于門其緒孔蕃其徳有源是以典型百祀弗墜于邦有光于家克類惟宋氏族温陵之曽如皙如參父賢子承有勲有庸曰相曰輔梗柟豫章騈出其

圃嗟嗟大夫不為利回嶷然之姿挺然之材彊直自遂靡炫于世疇能舉之用則不罷公雖好剛其政則和剸邑佐州民以詠謌内齊于家猶治于府曰愉匪嘻曰慼匪怒即此有法寧食無田移孝而忠子孫其傳位不吾崇天則吾壽樂哉斯山式裕厥後

劉令君墓誌銘

令君諱允恭字邦禮姓劉氏其先自唐司徒晏轉漕江淮子孫散處淮南其可見者八世祖陶與其兄隨居光

州避地至閩王氏以其鄉鄰得之甚喜命陶為秘書監隨為閤門祗候二人辭不就福清縣東南有塘面鍾山愛之家焉兄弟居塘東西王忠懿曰公等無故鄉念乎取漢新豐義名其里為新豐陶生可權可權生倜仕至千牛衛長史倜生文杲中太平興國八年進士第終登州司戶參軍文杲生日新日新生謙謙生岫岫生元善即令君之考也累世以治生自立雄于鄉族君少知學問而精毛氏詩凡注疏與本義誦之如流終身不忘賦

性方直氣象深厚後生輩為不義事必詰之厲然見于顏面以是鄉之士大夫推為長者紹興中軍旅未給朝廷募官以貲為官張魏公鎮福州得初等文秩分勸豪戶衆未有應者君獨笑曰是將助國家爾何以官為首輸而拜命惠州林使君仲堪素與君善因曰邦禮之才宜為縣者也請以為河源縣令已而亦謝之曰老矣安能舍己稼而耘他人田乎先是君築室塘東大治其塘廣袤數百尺且曰吾祖之所以居也敢不敬愛旁蒔花

木刻石表横塘因自號横塘翁植桂百株以為桂堂儲書數千卷招致名士俾其子弟學曰後世宜有興乎一時賢公卿之在邑者相與造焉君必為擊鮮釃酒杖屨塘上談笑竟日若樞密黄公尚書郎夏之文及林惠州數公皆有詩什往來見于傳誦中于是横塘之佳名勝槩甲于一方塘之隅有南谷僧舍久廢不治君捐其餘力徹而新之遂為里人香火祈禳之所有爭訟者或詣君求決君則為之陳道理曲直法令可不可往往羞縮

遜謝以去平生長于心計而尤好陰陽歷算之書山川面勢之說占時日候豐凶悉造其妙好事者請問焉酬酢不倦方經界法行閭地最遠莫知其要君能度地形方圓曲直為步畝之則纖悉備盡人皆用以為準縣陂自唐天寶間壅流灌田凡數萬畝歲久溝湖為豪右所侵遇旱乾民挺刃爭水訟不絕縣宰屬君治之著規立籍衆咸以為利溪舊有石梁南直縣門其不盡者為堤返遏水勢為暴至漲溢通衢君毀堤而益橋疏為十道

糜錢千餘萬逾年始就縣市至今無水患衆謂二役非君不能成也君既瀦塘水大蓄魚鼈其中遇水潦則泄而縱之所居山林茂甚禽鹿藏集弋獵者不使道其下嘗曰吾無以惠于物特以好生遺子孫爾仲弟早世為婚嫁其猶子且營其猶子之居甚備亦新其二子之舍相視如一君乃致家事獨與賓客晏遊自適耳目聰明步武如馳克享上壽其五福之萃者耶淳熙二年二月二十九日無疾而逝春秋八十有三男曰剛曰則女四

人長適封川縣令林師孔次適將仕郎林丙次適融州司法參軍高演次適進士林翼之孫男七人遂之適之永之逮之進之皆業進士餘尚幼始君喪其二親縞衣徒行營葬甚久而後得地因歎曰吾死毋以此累子孫乃自兆其穴于仁壽里羅漢山之原而君之室李氏先二十二年卒葬焉至是將以十二月甲申合祔而剛與則來請銘葢君之從女實歸于其而辱與君周旋于横塘之上既三十載不復見矣其可以辭銘曰

梗楠其材玉其德時乎無位仕罔職畜之斯宏用之力施于治生厚乃殖疏其流泉淪其洫林阜之欣有餘適曰壽而富天所錫年希期頤十且七門容高車路長戟詒其後昆福之積生居死藏躬自澤鄉閭勿忘此其識

南澗甲乙稿卷二十